



# 土耳其鲜为人知的村落等待救援

中青报 中青网见习记者 郭玉洁 裴思童

当地时间2月9日,土耳其第一次大地震发生约83个小时后,土耳其华人邓鸣随行的一支中国救援队小组在受灾严重的哈塔伊救出第一个被困人员。废墟上,近10双来自不同国家的手支撑着担架,努力保持平衡。

震后,尽管土耳其多地被暴风雪侵袭,道路部分被地震损毁,不少人仍在驱车赶往震区,震区附近交通拥堵。当地时间2月8日凌晨,华人阿拉法特和哥哥自驾去震区支援,傍晚他们到达距离震中约80公里的哈塔伊时,看到港口码头起火,升起浓浓黑烟。地震引发板块沉降,在哈塔伊部分街区,海水流入,积水没过膝盖。急救车、消防车、余震的警报声不断响起,五六辆运送尸体的车辆从他们旁边驶过。

他们还发现,在一些鲜为人知的小镇村落,建筑损毁率超过九成,但尚未有专业救援力量抵达。民众睡在被破坏的帐篷里,在寒冷和饥饿中等待。在赶往震区过程中,还有人看到积雪未消融,倒塌的建筑旁白皑皑一片,人们只能烧家具,在路边取暖。

阿拉法特在土耳其生活了12年。当地时间2月8日凌晨,他和哥哥驱车从伊斯坦布尔出发,赶往震区运送物资。因为堵车,他们从哈塔伊城区行驶四五个小时,才于凌晨两点多到达一处偏僻的村落。村里约有5万人口,他们看到,房屋被夷为平地,里之所及处,仅剩两间房子没有倒塌。在一片棚子底下,有几个人垫了一些石头,在石头上铺了垫子睡觉。

村民告诉阿拉法特,现在最缺少手电筒、蜡烛和御寒衣物、棉被,还有当地人问他们有没有小孩穿的衣服。

阿拉法特的哥哥感叹,很多物资和救援人员在涌向大城市,但许多村落和小镇,因为缺乏和外界联系的渠道,紧缺救援和物资,鲜有人知晓。当地人说,这里有栋五六层高的建筑中埋了20多个人,起初的两天能听到有人在呼救,但因为他们缺乏大型救援器械,无法施救,最后逐渐没有了生命迹象。在阿拉法特抵达的当晚,他得知一片废墟下还有人活着,但因天太黑以及缺乏必要工具,无法施救。

艾菲也身处哈塔伊一个偏僻的小镇。这个小镇临山靠海,有很多工厂。地震后,他们驱车去往车程十几分钟的镇上,在那里看到有几栋五六层高的楼坍塌,一楼曾有许多商铺,已看不到人。当晚她就听说一片废墟下有62人被埋。

截至当地时间2月8日晚,始终没有外界救援力量抵达,只有当地政府在组织施救。当地

人把能做的都做了。人们把工厂里的铲车、挖土机都开出来,停放在政府大楼前的广场上,由会开车的司机驾驶去废墟里救援。地震后两天两夜,艾菲工厂里的许多同事在不眠不休地开着挖机救人,她一位朋友救出了两三个小孩。

除了尽力救人,当地人已把小镇道路疏通,确保外界救援车到达时能通行。震后两天,小镇没有网络信号,电话信号断断续续,当地人习惯用银行卡消费,超市刷卡机因为无法联网不能使用,很多人有钱却买不到东西,有人吃不饱饭。部分商铺在免费发放店中食物。

张晓楠和丈夫生活在迪亚巴克尔,家中受灾相对较轻。当地时间2月8日,张晓楠拿着五个华人朋友筹集来的资金,冒雪在超市和避难所之间奔波,把买来的取暖器、毛毯、被子分发给当地人。发现避难所里有被抱在怀里的小孩,她又去超市买了很多奶粉。工作人员问她是哪里人,她说自己是中国人,对方向她道谢,你们中国人真是太好了。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伞。张晓楠对记者说。

她听说更靠近震中的阿德亚曼没有水电,急需救援和御寒的物资,截至当地时间9日下午,还没有救援队进入,她一直在各个地方呼吁社会力量关注。9日早上,她的丈夫又购买一批物资,送往这个城市。

据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月11日凌晨3时13分,中国蓝天救援队全员从土耳其马拉蒂亚地震灾区到达新救援地点阿德亚曼。

邓鸣在土耳其从事大理石贸易,他在这里求学、工作20年。当地时间2月9日上午,邓鸣抵达位于哈塔伊附近的震区,随中国国家救援队展开生命搜救任务,担任翻译。

和救援队汇合后,他们马不停蹄地在各处进行生命勘探。邓鸣说,很多人哭着过来找救援,有人已经知道家里人没救了,想让救援队把尸体挖出来,邓鸣只能跟他们讲,现在要先救活人,他们边流着泪,边说理解。

当地时间2月9日上午,邓鸣随行的小分队到处奔波,没有真正发现一处废墟有生命迹象。当地人说,昨天还能听到家人在废墟中的声音,今天就微弱了,有些人还坚持说能听到家人的呼喚声,实际上外面噪音很大,他们应该是听不到的,只是还抱有这个幻想。

但是最终,在2月9日下午3点多和8点多,他们救出两名女性,此时她们被困已超过80小时。

来到土耳其的中国救援队,大多已经经历十几个小时的飞行,又连夜转乘几个小时的汽车,来到震区后立刻投入救援。邓鸣一晚没合眼,这一天太漫长了。东莞蓝天救援队的杨军告诉记者,实在没精力说话,太累了。

2月9日夜晚,土耳其人Abdulhamit所随行的蓝天救援队在驻地打地铺睡觉。截至当天(2月9日)23时,这支救援队共救出4个人,但Abdulhamit跟着的小分队却只挖出一名28岁青年的尸体。他的家人好像接受他已经死了,但真正尸体拿出来放到车里时,他们开始哭。

刘宝宗是原中国慈善联合会救灾委员会副总干事,雅安地震等大灾的社会力量救灾协调人,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现在至少10到25个国家的国际救援队在作业,但救援依然困难。这首先是因为,所在地区气温低,被困人员面临失温的生存挑战。而且,最近他们不断收到信息,说各个机场出现滞留状态,飞机无法降落,这也会阻碍整个救援力量的行进效率。

据土耳其和叙利亚的政府及救灾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北京时间2月13日上午,强震已造成两国超3.3万人遇难。



2月11日,一名男子走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的地震废墟上。土耳其卡赫拉曼马拉什省6日凌晨发生7.7级地震,周边多个省份震感强烈,随后附近地区又发生多次余震。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

## 强震会改变土耳其的未来吗

### 内政外交走向恐难改变

登上台后推行的“价值观外交”。2021年,拜登宣布认定奥斯曼帝国时期发生的亚美尼亚大屠杀为“种族灭绝”事件,这对土美关系可谓当头一棒,毕竟此事件是土耳其国内极为敏感的话题。此外,美国还常常以“威权主义民主”“定义”总统埃尔多安。在这种非敌非友、非异性同盟关系之下,土美互信始终保持在较低层面,但又不会完全闹翻。

土耳其Gezici中心2022年最新民调显示,近九成土耳其人认为美国是敌人,认为俄罗斯是友好国家的比例则达62%。虽然民调覆盖人群可能存在较为统一的价值取向,但这一结果仍然值得深思。大选前夕,埃尔多安极有可能继续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靶子,煽动民族主义以换取底层民众对其光辉形象的盲目支持。

2月7日,土耳其不顾抗震救灾这件十万火急的大事,继续对库尔德武装实施越境打击,释放出强硬信号。有分析指出,这次行动具有明显的政治博弈因素。埃尔多安现阶段对安全的重视,可能会分散民众对国家经济危机和灾情的关注,有助于提振士气。此外,这也是在变相打压人民民主党代表的亲库尔德族势力。内在逻辑很清楚,因为库尔德极端分子发动恐怖袭击摧毁土耳其旅游业,这不只伤害执政党与国会合法性基础,也是在砸以旅游立国的土耳其普罗大众的饭碗。但是,这种冷漠且穷兵黩武的姿态,也容易在大众中产生认知差,认为政府正在漠视那些被掩埋或饥寒交迫的灾民,仍沉溺在关于安全困境的幻想之中。

土叙两国在此次灾情中成为难兄难弟,有利于培养区域内团结共心应对困难的气氛,但土叙双边和解进程的速度恐怕不会因此有大的起色。首先,土叙和解中的俄罗斯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土耳其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阿萨德事实上并不想在土大选前送给曾经致力于推翻自己的埃尔多安一份政绩大礼。其次是难民问题,本质上属于土耳其大选的重要衍生议题。由于震中地理位置特殊,此次地震中有大量在土耳其避难的叙利亚难民死亡,土叙边境的人道主义危机严重到令人发指。这场悲剧也许会促使更多叙利亚难民未来重新回到祖国,这让土耳其下怀。届时,难民问题在土叙关系和解中仍是主要推动力。

#### 邻国反应凸显土耳其影响力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土耳其遭受百年罕见的震灾后,国际社会和周边各国纷纷伸出援手。2月7日,加济安泰普机场出现罕见一幕,以色列救援专机成为第一支到达的救援力量,随后还与宿敌伊朗的救援飞机同框亮相。土以关系分分合合,大型救援的同时受到外部因素和内部力量制约的双边关系。土耳其的居尔塞尔将军曾一语道破这种矛盾性:土耳其与以色列发展双边关系,类似于我们爱上一个同时被两个男人追求的女人。特别是在埃尔多安上台后,土耳其明显更加偏袒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而屡屡对以色列发难,土以反复龃龉摩擦,只是出于现实主义考量双方才有完全撕破脸皮。近几年土以关系叙旧复原,这次地震有望推动双边进一步破镜重圆。

希腊也暂时摒弃前嫌,将向土耳其提供80吨民用物资。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土耳其和希腊相继发生地震,两国民间层面相互支援,也曾催生出一段民间外交推动国家层面外交的佳话,两国紧张关系一度缓和长达数年之久。所以,此次地震或许对紧张的东地中海局势具有降温作用。塞浦路斯也对土耳其罕见示好,称愿意提供援助,但被土耳其拒绝。

国际社会援土意愿高涨,甚至不少曾经的敌人和现在的对手都展示出高尚姿态,人道主义大于一切,这与土耳其近年来日益增长的国际地位密不可分。深陷战争泥潭的俄罗斯不仅希望加快与土耳其的绑定,在叙利亚战场上更要看土耳其的眼色,北约不得不对其软硬兼施,唯恐后者倒向俄罗斯和中国,欧盟生怕土耳其拿难民问题要挟自己,因而畏首畏尾。受灾后各国的积极反应,无疑也是证明土耳其强大的例证,是正发党引以为傲的政绩。

#### 埃尔多安提防反对派 借震发挥

随着抗震救灾的逐步展开,越来越多的灾情细节浮出水面并通过大众媒体发酵,引发广泛议论。近几天来,天灾实为人祸论,俨然成为土耳其反对派尝试击败埃尔多安的新话术。土耳其一名记者在《美国《大西洋月刊》》上发出灵魂拷问:1999年那场地震后,民众支付的数十亿美元,地震钱去了哪里?因此有分析认为,地震犹如导火索,使埃尔多安进一步失去对国内政治话语权的掌控,而这种掌控本可以帮助他赢得选举。

这些质疑的出现本在情理之中。面对势均力敌的选举,别说借题发挥,无中生有的都大有人在。埃尔多安要想稳定选情,首先要确保抗震救灾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在面临不可避免的疏忽之时保持谦卑姿态,及时承认不足并积极改进。其次就是化被动为主动,推出相应的反制措施。部分法律和经手手段已初露端倪。2月7日,亲临灾区的埃尔多安宣布受灾10省将进入为期3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10日,他又在视察受灾现场时宣布,政府将向灾民提供为期一年的租金支持,并将在一年内尽快为灾民建造房屋。

紧急状态法在土耳其曾被广泛滥用,特别是在2016年未遂政变后,土耳其一度7次延长国家紧急状态。2018年的总统选举就是在国家紧急状态下进行的。根据土耳其律法,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受到许多限制,集会与游行将被禁止,总统权力将得到增强。所以,此次强震导致国家紧急状态,也许会对后续各党派竞选活动产生一定负面影响。

对于摇摆选民来说,给予选前特殊优惠政策与安抚性福利尤为有效。当群龙无首的反对派联盟为推选一个共同代表而止步不前时,正发党的选前蛋糕早已落入普通百姓的口袋。自去年12

月在加济安泰普生活的华人Yehudit Chen非常喜欢土耳其东南部的城市,这里的人淳朴、热情,让她感到放松。加济安泰普是世界上古老的城市之一,留下很多两河文明的历史痕迹。过去,她常去有2000多年历史的加济安泰普古堡游玩,现在,她已经辨认不出古堡原来的样子了。

地震波及土耳其10个省份。土耳其人Abdulhamit到达震区后,没流眼泪,但是心里一直在哭。你随便站在一个地方看四周,都不能看到一栋楼是能走进去的。Abdulhamit的家乡不在东南部,但你想,一个国家的10个城市没了是什么意思,从地图上直接删掉,重新画,重新建,那些田地,各种菜,动物要重新养,你想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他用不太流畅的中文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

(文中邓鸣、艾菲、张晓楠为化名,实习生安越洋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尹希宁 胡宁

一场超越国界的大营救在多国合力中度过

过了第一周。当地时间2月6日4时17分,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14个小时后,7.8级地震又一次在这片大地上划开了口子。当地时间2月12日,根据土耳其应急灾害管理局(AFAD)公布的数据,土耳其地震已导致该国29605人死亡。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紧急救援协调员马丁·格里菲思表示,震后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向土耳其派遣了应急救援队。在国际救援的力量中,既有82人组成的中国救援队,也有至少16支自发前往的社会救援队伍,身着不同颜色制服的中国社会救援力量星星点点地扎进废墟中,完成这场超越国界的大营救。

在应急管理部指导下,驰援土耳其的中国基金会和社会救援队伍成立了“中国社会力量参与土耳其地震响应协调大本营”(简称“大本营”),大本营于当地时间2月11日提供的数据显示,已有16支中国社会救援队伍、441人携597台装备抵达灾区。

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负责人郝南感慨,应该是这个星球历史最强协作的巅峰时刻了。

最早挺进灾区的中国社会救援队伍是来自浙江的公羊救援队。北京时间2月7日,公羊救援队第一批7名国内队员从杭州出发,转道香港飞赴土耳其,和另一支土耳其籍队员会合后组成了先遣队。

源源不断地,穿着不同颜色救援服的中国力量陆续抵达土耳其。他们中,有参加过17次国际救援任务的资深队员,有退伍军人、医生,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自费前往灾区。北京市通州区应急志愿服务支队一大队通州蓝天救援队教官霍昊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接到通知后连夜从吉林赶往葫芦岛装破拆装备,并接上队友往武汉集结,自费购买机票驰援土耳其。

助力救援队伍出征的“绿灯”也接连开启:应急管理部统一购买保险,电子签证半小时完成,边检站开辟“特别通道”,引导救援队完成边检通关,航空公司安排专人和专属值机柜台为救援队办理值机手续和设备托运。

震后,在贵州安顺经营一家语言培训学校的郭国英意外成了赴土耳其救援队伍的“编外人员”。因为蓝天救援队一位朋友的请求,她在短时间内组建了援土救援队的翻译志愿者群聊。志愿者们帮助的,是多支同样在短时间内完成响应、集结、奔赴灾区的中国社会救援队伍。

当地时间2月10日,公羊救援队队长何军发布信息称,搜救犬Lucky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作业现场成功搜索到一名具有生命体征的受困群众,不久后该群众成功获救。这是公羊救援队进入灾区后就出的第七位幸存者。

其实,中国社会救援力量并非首次出现在国际救援中。2013年巴基斯坦7.8级地震、2015年尼泊尔8.1级地震、2016年海地飓风、2017年墨西哥地震、2018年印尼苏拉威西地震、2019年莫桑比克热带气旋都曾有过中国社会救援队伍的身影。

而在此次土耳其地震中,不仅有“国家队”力量,社会救援队伍的参与,一些央企、国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中联重科在震后第一时间组织救援团队和设备赶往灾情严重的哈塔伊省,挖掘机、履带吊、汽车吊等多种类型的设备在3天3夜中成功帮助救援队伍救出30多名被困人员。

郝南还记得,2019年莫桑比克遭受热带气旋侵袭时,中建八局在中国救援队抵达灾区之前,帮助打通了被洪水破坏的莫桑比克国道6号线。他认为,在国际救援中,中国基建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成为国际救援机制的一个部分。

爱德救援队队长崔亚洲介绍,基本上每次国际救援行动都要成立类似的大本营,帮助中国社会力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和救灾工作。

据了解,国内多支救援队伍都曾以《人道主义宪章与人道救援响应最低标准》为必修教材,构建短期救济、备灾、人道救援响应及早期恢复等多个方面的人道主义救援理念,并以此为指导开展实操培训。

此次土耳其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国际人道救援行动小组飞赴土耳其,建立灾区救助配合方案,并做好首批物资的采购和运输。中国红十字会向同样受到地震影响的叙利亚灾区提供了首批5000人份的医疗物资。

不过,多支救援队伍表示,由于航空运输限制,队员主要以携带轻型装备为主,这在实际生命救援阶段也造成了一定的作业局限。

根据联合国国际重型救援队测评和复测,目前我国是亚洲首个拥有两支获得联合国认证的国际重型救援队的国家。郝南认为,在未来的国际救援队伍建设中,或许可以考虑走出一个中国模式,调动基建相关企业的机械能力,以及社会救援主义和技术能力,搭建出更优化的协调机制。

中国国内出现了一批符合国际标准的救援队伍,完成了从0到1的变化,但这远远不够。郝南说道。

郝南坦言,他曾通过参加国际论坛或拜访相关国际人士的方式搜集人道主义援助资料,自己完成“孤本式”学习后再传授给其他救援队伍,并非救援队伍直接拿到一手教材。其次,完成学习培训之后需要得到国际认证,这就要求建立起相应的认证体系,由具备资质的专员为救援队伍“盖章证明”。此外,还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支持国际救援队伍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他看来,在提升专业能力的同时,救援队伍也需要在实践中提升国际协作能力,例如通过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区域演练或全球演练,不断加强救援队伍的能力建设,为日后的国际救援作足准备。



2月11日,中国救援队队员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一处地震废墟开展救援工作。

截至当地时间11日中午,正在土耳其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实施搜救的中国救援队共成功营救救出4名被困人员,搜寻出5名遇难者,并对25栋倒塌严重的建筑进行生命迹象和风险评估。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